

## 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西湖二集 第二十一卷 假鄰女誕生真子

古塚狐，妖且老，化為婦人顏色好。頭變雲鬟面變妝，大尾曳作長紅裳。  
徐徐行傍荒村路，日欲暮時人靜處。  
或歌或舞或悲啼，翠眉不舉花顏低。  
忽然一笑千萬態，見者十人八九迷。

這首詩是白樂天《古塚狐》歌，說古塚的妖狐，變作美貌婦人眩惑男子，其禍不可勝言。看官，你道這狐怎麼能變幻惑人？此物原是古時淫婦人所化，其名「紫紫」，化而為狐，亦自稱「阿紫」，在山谷之中，吸日月精華之氣，夜中擊尾出火，便就能成精作怪；在地下拾起死人髑髏，頂在頭上，望北斗禮拜，若髑髏不墜，便化形為美婦人。彩草葉以為衣，或歌或泣於路旁；又其媚態異常奪人，所以從來道「狐媚」，路人不知，往往著他道兒；又身上狐臊之氣，男人皆迷，但覺遍體芳香，若知他是野狐，便腥臊不堪聞矣。曾有一人走入深山古塚之間，忽見美女數十人，香聞數十步，都走將來，攜了這人的手，同入深僻之處。這一群美人拖的拖、扯的扯，要他淫媾。這人知道定非人類，念起《金剛經》來，忽然口中閃出一道金光，群美人踉蹌化為妖狐而走，但聞得腥臊之氣撲鼻，遂尋路而歸，免其患難。原來狐口中又有媚珠，迷人之時，將此媚珠吐出，其人昏迷，不知人事，便為彼迷惑。此物北方甚多，南方還少，所以道南方多鬼，北方多狐。狐千歲化為淫婦，百歲化為美女，為神巫，為丈夫，與女子交接，能知千里外事，即與天通，名為「通天狐」。昔日吳郡一人姓顧，名旃，與眾打獵深山，忽聞有人說話道：「咄咄，今年時運衰！」顧旃同眾人看視，並不見有人。眾人都驚異道：「深山之中，這是誰說話？」四下尋覓，見一古塚之中，坐著一個老人，面前有簿書一卷、硃筆硯一副，老人對書觀看，把手指一一掐過，若像算數之意，口裡不住歎息道：「今年時運衰，奸得女人甚少。」正在歎息，一隻獵犬聞得狐臊臭，唵喇一聲鑽入塚內，將老人一口咬殺，卻是一個野狐精。眾人趕入塚內，看其簿書，都是姦淫女人姓名，已經奸過的，硃筆勾頭，未經奸過的，還有數百名在上。眾人翻看，顧旃的女子名字已在上面，眾人女子亦數名在上，還有已經奸過的。眾人忿怒，將此野狐砍做肉泥，簿書即時燒燬，除此一害。你道這狐豈不可惡？

在下未入西湖上的故事，且說唐朝元和年間，青、齊地方一個許貞秀才，年登二十餘，未有妻房，為人磊落聰明，春榜動、選場開，收拾起琴劍書箱，帶了兩個僕從，上路行程，向長安進發。許貞平生性好放生，凡一應網罟之人捉捕狐兔，許貞一見便贖取而放之。不則一日，放捨物命也不知多少了。此時向長安進發，漸漸到於陝中。那陝中一個從事官，與許貞是金蘭契友，見許貞到來，不勝歡喜，安排酒筵暢飲。許貞再三要別，出得門來，看看日落西山，煙迷古道，一連行了十餘里，許貞大醉，就在馬上夢寐周公起來。那馬走得快，撲簌簌一聲響，許貞一個倒栽蔥，從馬上墜將下來，就在荒草地上放睡。一覺睡醒，掙起來一看，但見月影微茫，草木叢雜，竟不知是何處，連馬也通不見了。兩個僕從預先擔行李望前奔走，也不知去了多路。許貞自言自語道：「四下無路，又無村店，倘遇虎狼，怎生是好？」只見月影之下一條小路，還有馬屎足跡，遂依路逕而去。

走得數里，忽然見甲第一區，甚是華麗，槐柳成行，許貞只得上前叩門。一個小僮出來，許貞說了緣故，並問道：「這是誰家宅子？」小僮道：「李員外宅子。」小僮就邀許貞進於客座之內。那客座極其清整，壁上名畫，桌上都是經史圖籍，坐榻茵褥也都華麗。小僮轉身進去，稟了李員外。員外出見，年五十餘，峨冠博帶，儀容文雅，與許貞相見，分賓主而坐。許貞道：「因與故人痛飲，不覺墜馬失路，願借一宿。」李員外鞠躬而敬道：「久慕高誼，天賜良會，請之尚不能來，今幸見臨，是老夫之幸也。」就叫小僮整理酒肴，霎時間擺列整齊，又叫守門人役四處追尋許相公僕馬，一壁廂與許貞談說，言語清妙，賓主甚是暢適。少刻，守門人役尋得僕馬都到，直飲到夜深而罷。次早，許貞辭別要行，李員外苦死強留，許貞感其厚意，又留一宿。明日始行。

到得京都，將及月餘，忽有人叩門，許貞開門出看，見一丈夫並僕從數人，稱進士獨孤沼來拜訪。許貞見了禮，獨孤沼道：「某在陝中，前日李員外談說足下妙處，非常之喜，他有愛女要與足下結姻。足下不論功名利與不利，明日還到陝中，就訪李員外，謝其雅意。」許貞甚喜。獨孤沼見許貞應了親事，出門作別而去。許貞不期下第，胸中鬱鬱不樂，收拾東歸，就到陝中訪李員外。李員外滿心歡喜，遂著獨孤沼為媒，成就了洞房花燭之事。許貞娶得妻子，標緻出群，甚是相得。

過了數月，許貞帶了妻子還歸青、齊，雙雙拜見父母。眾人見李氏標緻，都嘖嘖稱贊。從此與李員外家中往來，擔了酒肴美物，時時不絕。許貞素喜道教，每日清晨，便誦《黃庭內景經》一卷，李氏勸道：「你今好道，寧知當日秦皇、漢武乎？彼二人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竭天下之財以求神仙，終不能得，一個崩於沙丘，一個葬於茂陵。今君以一布衣思量求仙，何其迂遠耶！」許貞也不聽李氏之言，日日誦讀不輟。經三年之後，又上京求取功名，得中進士，授兗州參軍。許貞帶了李氏到任，數年罷官，仍歸齊、魯。又過了十餘年，李氏共生七子二女，雖然生了許多男女，標緻顏色，仍舊不減少。許貞更覺歡喜，說他自有道術，所以顏色終久不變。許貞與他共做了二十餘年夫妻，恩愛有加。一日，忽然患起一場病來，再不得好。許貞極力延醫調治，莫想挽回得轉，漸漸垂危，執了許生之手，嗚咽流淚而告道：「妾自知死期已至，今忍恥以告，幸君哀憐寬宥，使妾盡言。」遂執手大哭不住。許生再三問其緣故，李氏只得實說道：「妾家族父母感君屢蒙救拔之德，無可恩報，遂以狐狸賤質奉配君子，今已二十餘年，未嘗有一毫罪過，報君之恩亦已盡矣。所生七子二女，是君骨肉，並非異類，萬勿作踐。今日數盡，別君而去，願看二十年夫妻之情，不可以妾異類，便有厭棄之心，願全肢體，埋我土中，乃百生之賜也。」說罷大哭，淚如湧泉。許生驚惶無措，涕淚交下，夫妻相抱，哭了半日。李氏遂把被來蒙了頭面，轉背而臥，頃刻之間，忽然無聲。許生揭開被來一看，卻是一狐死於被中。許生感其情義，殯葬一如人禮。過了幾時，自己到於陝中訪李員外，但見荒蒿野草，墟墓累累而已。遍處訪問，並無李員外家眷，惆悵而歸。方知是狐族，因屢次救其種類，所以特來報恩耳。過了年餘，九個兒女死了四個，屍骸亦都是人，這五個俱長大成人，承了宗祀。你道狐狸感德，變成婦人，與男人生子，這不是一件極異的事麼？若不是西湖上的事，如今說一個西湖上的事，與看官們一聽。

從來狐媚不可親，只為妖狐能損人。

試看搽脂畫粉者，紛紛盡是野狐身。

話說這個故事，出在元世祖登基之後，臨安海寧縣一個儒生，姓羅名哲字慧生，年登十八歲，父母雙亡，未有妻室，遂讀書於臨平山谷中，書室甚是幽雅。谷口有一方姓之家，係是世家，邸第宏麗，煙火稠密。羅慧生因是父母亡後服制未滿，又不好便議姻親，無人料理家事，遂隔十餘日回家去看視一次，催督小廝耕其田園。春日打從方家門首經過，垂楊夾道，門逕蕭疏，見一女子側身立於門首，生得如何？但見：

鬢染雙鴉，顏欺膩雪。湛湛秋水拂明眸，馥馥紅葉襯兩頰。玉天仙子，隱映乎蟾宮；人世王嬙，縹緲於鳳闕。就使老實漢，也要惹下牽腸割肚之債；何況嫩書生，怎不兜起鑽心徹骨之情。

話說羅慧生看見了這個美貌女子，好生做作。那女子見這書生俊雅丰姿，也不免以目送情，似有兩下流連之意。忽然遠遠一起人將來，女子急移蓮步，閃身入去。羅慧生只得退步前奔，到得了書房之內，好生放心不下，害了幾日乾相思的病症。過得十餘之日，又要回去，這一次去，明明是要再見女子之面，飽看一回之意。不期三生有幸，果然走到門首，那美貌女子又立出在門首。今番比前次更自不同，因是見過一面之後，倍覺有情。見羅慧生來，把門閉其一扇，開其一扇，隱身門內，真如月殿嫦娥，隱隱躍躍於廣寒桂樹之間。惹得那羅慧生捉身不住，定睛看了許久，又不好立住腳跟，光溜溜只管看著，只得移步前行，回轉頭來又看了幾

眼，揚揚而去，就像失魂的一般，走一步不要一步。羅慧生自從兩見嬌姿之後，攬了這個相思擔兒，日重一日，再三拋撇不下。有只《海棠春》詞兒為證：

越羅衣薄輕寒透，正畫閣風簾飄繡。無語小鶯慵，有恨垂楊瘦。

桃花人面應依舊，憶那日擎漿時候。添得暮愁牽，只為秋波溜。

話說羅慧生相思這女子時刻無休。這日到書館中伏枕而臥，一念不捨，遂夢至方氏門首，四顧無人，漸漸走至中庭，只見桃李滿庭，屋宇華麗，羅慧生也無心觀看景致，從東軒轉至深閨，恰好女子在房中刺繡，一見羅慧生便離卻繡牀，笑迎如舊相識。兩人低低說了幾句知心知趣的話兒，遂攜手入於蘭牀，成其雲雨之事。事畢，那女子好好送羅慧生到於門首，再三叮囑道：「夜間早來，勿使妾有倚門之望。」說罷，女子轉身進去，羅生緩步而回，到其書室，醒將轉來，卻是南柯一夢。羅慧生再三歎息道：「可惜是夢，若知是夢，我不回來，挨在女子房內，這夢不醒，便就是真了。多了這一醒，便覺是夢，甚為掃興。若以後做夢，我只是不回來，夢其如我何哉！」次日，羅慧生打點得念頭端正，到晚上上牀，果然又夢到女子之處。那女子比昨日更覺不同，房中滿焚沉香，其香氤氳異常，牀中鴛鴦枕褥都換得一新，笑對羅慧生道：「昨日郎君匆匆而去，妾好生放心不下，知郎君是有情之人，決然早來赴約，所以凡事預備。」就在房中取出酒果，與羅慧生對飲。飲得數杯，女子面如桃花，紅將起來。慧生淫心大動，就攬女子入於牀上。女子道：「郎君何須急遽如此？妾與君正有卜夜之歡，從來道『慢檣搖船捉醉魚』，今日之謂矣。」羅慧生與女子解帶脫衣，衾枕之間，極盡淫樂。兩人就如顛狂的柳絮一般，綢繆了一夜，忽然金雞喔喔而叫，那女子急急推羅慧生起來道：「恐父母得知，受累不淺。」慧生只得踉蹌而歸，醒來甚是懊悔。做兩句道：

恨殺這雞兒叫，把好事斷送了。誰與我趕開這只雞兒也，直睡到日頭曉。

話說這羅慧生精神牢固，雖然夢中兩夜與女子交接，真元一毫也無漏泄。

這日晚間，黃昏將盡，羅慧生又思量去伏枕而臥，做個好夢。那時書館中僮僕俱已熟睡，忽聞得有叩門之聲，靜聽即止，少頃又叩，果然是：

敲彈翠竹窗櫺下，試展香魂去近他。

話說羅慧生聽得連叩數次，自起執燭開門。打一看時，不見萬事俱休，一見見了捉身不住。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方家美女。怎生模樣？

淡妝素服，羞殺調脂傅粉之人；霧鬢雲鬟，嬌盡踣齒折腰之輩。弓鞋窄窄，三步不前，四步不後，如風擺花枝；媚眼盈盈，一顧傾城，再顧傾國，似香縈蛺蝶。舉體有嫵娜態度，渾身盡綽約丰神。

話說羅慧生見是方家美女，喜出望外，那女子一見了，反覺嬌羞，有退步欲走之狀。羅慧生夢中尚然尋他，何況女子親身下降，怎肯放舍？便上前深深作揖道：「難得小娘子深夜見臨，是小生三生有幸之事。怎生反欲暫然而去？請進書房，細談衷曲如何？」女子只得含羞移蓮步，慢搖玉曳，緩步而入，深深向羅慧生道個萬福，每欲啟齒，又微笑不言。羅慧生見他嬌羞宛轉，欲言又止者數次，遂對他道：「既蒙小娘子枉顧，有話即說，何為再三隱忍？況此處夜靜人幽，正好說其衷曲。」那女子方才微微開口道：「前日郎君兩過荒舍，感君顧盼之情，不能自定，遂兩夜頻頻夢見。今伺父母睡熟，乘夜至此，欲與郎君夜話。又念桑中之奔，有玷於閨門，又恐郎君未鑒奴心，為郎君所外，所以既至而彷徨，欲言而隱忍也。」羅慧生道：「承小娘子不棄，感佩實深，何敢見外？況小娘子瑤台閨苑之仙女，小生乃一介之寒儒，將天比地，求之不得。小娘子既雲兩夜夢見，小生亦兩夜相逢。不唯登其堂而入其室，且同其衾而共其枕矣。兩人情重，所以見之夢寐，豈非五百年前結下之緣乎？又何言桑中之約耶！」女子道：「君有妻未曾？」羅慧生道：「小生因父母雙亡，尚在服制之中，所以還未曾議親。」女子道：「妾亦未曾許字誰家，深閨處女，豈肯向人輕結私期？郎君有心，若不棄陋質，異日勿使妾有一馬負二鞍之辱，但聘則為妻，奔則為妾，所以妾雖至而尚躊躇也。」羅慧生遂於爐中滿炷名香，攬過女子，雙雙拜倒，指天矢日，永不相舍，拜完，便欲同睡。女子道：「幸近君子清光，可不聞清韻乎？」羅慧生道：「小生幼牽舉業，其於詩句未盡所長，試強為之，幸勿笑哂。」遂提起筆來做一首道：

蟾宮昔謫仙人，夜靜風生幽谷春。

勝會未逢先有夢，良情已洽更加真。

事如人合皆天合，莫遣真心幻愛心。

滿祝姮娥歸闕去，桂花好把一枝分。

羅慧生詩完，女子擊節歎息道：「真天才也，不負為君之妻矣。」羅慧生便邀他人帳共寢。女子道：「妾亦有句奉和，」也隨筆續一首道：

他時金屋貯佳人，不識淇園別有春。

坐後猶疑朱戶夢，燈前認取墨花真。

柳條始拂東風困，葵萼終堅赤日心。

先臘孤芳和靖見，清香更許屬誰分。

詩完，羅慧生再三歎道：「佳而且捷，豈非佳人也哉！」兩人淫興如狂，雙雙攜手，入於幃帳之中。這場風流，非通小可。但見：

怯怯嬌姿，未諳雲情雨意；纖纖弱質，那禁露折風吹。始初似稚柳輕煙，在若遠若近之際；

繼之如殘花著雨，在欲低欲墜之間。星眼微嗔，幾番開而復閉；柳腰乍轉，頃刻定而還搖。絮

絮叨叨，說的是知心知趣之話；翻翻覆覆，做的是快情快意之圖。

話說羅慧生與女子顛鸞倒鳳了一夜，那羅慧生就像吃了久戰不泄之丹，係了金槍不倒之藥的一般，再不泄漏，直到五鼓，方才興闌。女子不覺失聲叫道：「噫，五百年工夫，壞於今夕矣。」羅慧生問道：「怎麼緣故？」女子道：「君只道妾果是方氏女乎？」羅慧生道：「然則汝為誰家女子？」女子道：「妾非人也，乃深山之老狐也。妾煉形以求仙，始初吐故納新，晝伏深林以吸其氣，夜走高山之頂，吞月華，飲天露，繼則廣彩諸人之精以加益焉。凡彩男女之精，俱於夢寐之中得之，前見郎君與方氏女門首相會兩次，彼此俱屬有情，所以夜間特來幻惑君身，冀彩君之精，以助我修煉之資。不意君精牢固，夢寐之間，竟不可得。故復變成方氏女子，親身引誘。不意君精神強旺，堅閉已甚，適君之陽方施，而妾已不覺陰精漏溢。俗語道：『無梁不成，反輸一帖。』此之謂矣。今妾已懷娠，他日生子，則妾身死，而五百年苦身修煉之仙業毀矣，豈非天之絕我哉？」說罷，大哭不止。羅慧生亦覺噓歎。女子道：「妾與君誕生一子，亦是宿緣，勿以妾為異類而有厭穢之心。方家女子甚是賢惠有德，妾當托夢與彼父母，以成就君之姻事，異日方氏撫我子，當如親兒也。」說罷，遂欲起身作別而去。又道：「去此十四月，明年十月矣。是月十五日巳候，妾當誕育子於靈隱山上之塔後。君幸念我今日之情，勿嫌異類，收瘞妾屍，葬於土中。此子是君之骨血，可為收取，付與方氏撫養成人。此子異時必成進士。進士錄中可書母名曰令狐氏。妾雖在九泉之下，亦感德也。至囑至囑。」說罷，大哭而去。羅慧生亦甚是不忍。

那狐精果然於夢中變成九天玄女，五色霞光燦爛，吩咐方氏父母道：「汝女與羅慧生有宿世之緣，應為夫婦，當有貴子降生，不得違吾法旨。」道罷，駕雲而去。方氏父母信以為真，只道是真正是九天玄女下降，怎敢有違？羅慧生隨叫媒人到方家議親，父母頗信夢中之言，一說一成，遂嫁與羅慧生，倒賠妝奩，極其華麗，合巹之夕，喜不可言。燈下細看女子模樣，宛似前日狐精一毫無二，慧生不甚驚異，將前緣後故，一一對女子說知。女子大怒道：「以吾深閨守禮之女，幾同桑間淫奔之婦，幸爾敗露，不然吾

為妖狐所污，受累多矣。」慧生道：「妖狐雖有害於爾，亦有助於爾，為我結百年鸞鳳姻緣，亦非細事。況且說爾甚是賢惠有德，欲以己子奉托，亦豈可謂無情者哉？」女子方才釋然。正是：

雪隱鸞鷺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

話說羅慧生與女子成親之後，甚是相得。女子果然賢惠有德，不虛妖狐之稱。不覺光陰似箭，看看到了明年，是日羅慧生急急到於西湖靈隱塔後，未至數步，果然聞得小兒啼聲，急走至前，但見鮮血淋漓，嬰兒啼哭於血中，一狐死其側。仍有一首詩題於紙上，墨漬猶新。那詩道：

君不見天地有成毀，萬物亦難留。我盼仙煉資人益，不道之人反吾收。我思蛻凡骨，凌駕天衢游，滄桑與蓬島，來往應同休。此事於今良已矣，依然枯骨葬荒丘。五百精英萃一子，明時卻預登瀛州。賢書標母令狐氏，贏得聲名遍九州。

羅慧生見之大哭，遂抱狐體埋葬於山後，抱了兒子而歸，與自己面貌一毫無二。果然方氏愛如己出，撫養成人長大，教他讀書，聰明無比，弱冠遂登科第，官至翰林學士。後亦敕葬其母，盡人子之道，春秋祭祀不絕，題其墓曰「精靈塚」。此係杭城老郎流傳。有詩為證：

假作精英幻慧生，有情有意笑相迎。  
子生特欲標名姓，何事妖狐酷好名！